给西方制度把把脉（下）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5-1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1504&idx=2&sn=4e481bb1c0dc41d94fbe81422c2b1a5c&chksm=8bb07e41bcc7f7571ddadb29544dde94238709a3652ea3b32aa57065b92454e996ce062c0e08&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4)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吴   钧  |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

马泽晨  | 春秋研究院 研究员

骆   珺  | 新华社编辑

主持人何婕：关于西方制度这个话题也想请教一下范院长，您怎么看？

范勇鹏：张老师提到了“四多三少”，如果我来做一个小的总结的话，可能就是资本的自由太多，金钱的自由太多，普通老百姓人民所享有到的民主太少。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研究，我把美国建国以来历任总统的就职演讲，我做了一个比较的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二战之前，美国的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提过“民主”这个词，包括大家看美国的宪法里边没有民主这个词，法国大革命没有讲民主。**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二战之后，第一任总统杜鲁门他在就职演讲里面开始提到民主，而且提了十多次，当然同一个演讲里面“自由”他提了三十多次。后边美国才开始逐渐地把“民主”这个标签给贴到自己身上。**

那么这里边反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大家看一看从大概七八十年代，**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前，至少在150年的时间里面，你提到民主在世界上大家第一个印象想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今天这个制度。二战之后，特别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人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加上了一个定语叫“自由民主”。**那么我引用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所谓自由民主就是披着民主外衣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我觉得我是非常主张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要正本清源，要对民主这样的概念重新地进行研究，让它回归本位，对它进行我们的定义，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一种定义。**

主持人何婕：大家可能老觉得话语权，这就是给我说话的权利，这不叫话语权，话语权是指对标准的制定和标准的解释。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西方民主探讨它的本质的时候，要从这些角度去看它。

吴钧：我想向两位教授请教一个问题，刚才张教授提到，在“9·11”之后，美国朝野两党产生了一些短暂的和谐。那么在整个西方治理的过程当中，又有这些经济学家，有那些政治家，也有些智囊，也有他们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与时俱进，发现了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挑战，他也要有所修正，在刺激之下他要有所反应，这个机制他们还存在吗？还能起到作用吗？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应该承认“9·11”的时候，因为当时确实他们被看作是一个战争一样的，小布什也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对美国的战争宣战一样的。所以当时有个短暂的共识，就美国人国内这种他叫爱国主义情绪，油然而生。那个时候你在纽约的街上，你开车必须挂美国国旗，不挂国旗人家就敲你的窗，快挂国旗，发给你就这样的。当时有一种全民的共识，但很快就消散了。背后实际上你这问题是一个我们都在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改革的能力，反应的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你发现没有西方体制下对人民诉求的反应的能力反应的速度都比中国慢，改革能力都比中国弱。**背后实际上我叫实质民主，我们做的是比它好，一个问题从出现到解决，我们比它快多了，美国人枪支控枪的问题，上百年都解决不了，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主持人何婕：我们接下来开放提问好不好？有问题的我们来举手。好，这位朋友，来欢迎。

**在西方人眼里**

**中国的民主是“实质民主”吗**

观众：张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民主是不是实质民主？谢谢。

张维为：**应该说如果你看西方主流媒体或者主流的学术界，应该说还是不认为中国是民主，无论是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他都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悲剧，就是他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变，而且变化蛮快的。**西方很多东西他原来都不承认的，比方说他觉得中国这个制度怎么可能崛起？不可能的。现在大概十来年前他开始承认中国崛起了。创新，过去一直说中国不可能创新的，到五年前还是西方的主流观点，现在几乎承认中国是个创新的国度，特别是华为的崛起给他们一种震撼。最近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叫中国的super APP就是微信，完全是他们现在开始模仿了。**下一步可能就是对中国民主的认知要有进步了。

但也有一些西方的，真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学者，你比方有一个有一定影响力叫奈斯比特，原来写过一个《MEGATRENDS大趋势》，80年代时候畅销书，他就预测了一些大的趋势。那么后来他在十年前又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大趋势》，它里边把中国这个民主定义为他叫Vertical democracy纵向民主，就西方民主他认为是横向的，就一人一票，横的。**他认为中国因为国家超大规模，所以它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连着几个反复，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我觉得这是比较明智的。**

另外就是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因为我自己也是提文明型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这就是中国。**这种国家特点是，不需要你西方或者其他国家认可的，这是最重要的。

范勇鹏：**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西方不被人们认为是民主的，所以最后它要发明出一种形式的民主来掩盖这种实质上的不民主。**古希腊、雅典所代表的这种民主，看起来形式上很民主，对吧？所有的人直接参政抽签，然后多数决定。**但是雅典城40万人口，有20万是奴隶，还有16万以上的女人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实际上不到10%。**我们再看所谓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意大利中世纪末期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它形式上也很民主，抽签，一个铜瓶子，所有的人放在里面抽签来，但是能有抽签资格的人有一个黄金名单，只占人口的1.7%。还有一个白银名单，大概占人口的5%到8%，加起来不到10%的人有参政权。再看英国，刚才张老师提到英国，大宪章，1215年的大宪章，实际上就是贵族和国王之间的一个权力游戏，跟人民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把它建构成一种民主。再看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有参政权利的人不到5%。我们再看美国，美国应该说是现代大众民主的发源地了，**但是美国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起草宪法的人是50多个人，批准宪法的一共只有2000多个人，当时美国的人口是290多万。你想一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

**所以它是用一个极小范围内的一部分人的这种民主的权利来掩盖了实际上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实质。**所以当你遇到社会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你中国的国家兴起了，他面临你真正的这种实质性的民主的时候，他只能把你，认为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用这种话语来掩盖真相。

老板发工资的时候你是想要形式工资还是实质工资？你饿的时候……

主持人何婕：一下子好像就启发了这个思考。张老师也说西方人他不太善于实事求是的去面对去承认一些问题，就这个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中国人特点是比较务实。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人他有时候更喜欢形而上，他是跟宗教传统有关系的，他总觉得有一个永恒的真理。**你跟他真理不一样，恐怕你就出问题。实际上这两种文化都不完全是优点，不完全是缺点，各有这个长处短处。

骆珺：说到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我也想补充一点。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你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些政客在议会都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你的利益在厮杀在吵架，说你看我们中国好像都没有政客在为了老百姓吵架，但事实上可能这些人没有看到在中国各种基层的公务员往上层层向上报问题，看不到很多在幕后通过这些搜集上来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张老师以前也提到过，**中国在做五年规划的时候，要反反复复成千上百次很多次的调研，这些都是真正的背后的实质民主的过程。**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客的党争浮于台面之上，大家才发现原来他们其实不是在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厮杀。就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分辨清楚表面的程序民主和真正的实质民主。

主持人何婕：所以其实信息的越来越发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往我们可能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光听了个概念，光听了别人怎么讲，但是现在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了解它背后的那些东西。

马泽晨：张教授在刚才的演讲中多次举出特朗普总统的一些举动，以此说明现在美国为代表的，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出了很多问题。现在其他的很多欧洲的传统的国家也在看到他这些举动表示有些接受不了，那么有的人采取了一些以前都不太敢想的反应，比如说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自己就说我们要建立欧盟的整体的防卫网，对吧？我在这个太空站里边要跟美国开始正式竞争。从法国这个举动我们想开去的，难道说西方阵营的崩解可以预见吗？

张维为：**我理解更多是一个美欧关系。我一直认为美欧的矛盾是非常深，甚至不亚于美国和中国的矛盾。这还不完全是一个民主的问题，有一些文化的原因和利益的关系。**你看美国连欧元、欧盟它都接受不了，中国是全接受的，而且主张欧洲团结，主张欧盟建得更好一点。所以这背后就是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方方面面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总体上我觉得是可能会更加深化。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观众提问，好不好？有问题的告诉我。来，这位朋友。

**如何解读中产阶级、**

**普选权和民主的关系**

观众：主持人您好，维为教授，还有各位教授，您好。

我今年在美国学习四年高中刚毕业，我在美国训练学习期间曾经参加过一个叫高强度的对美国架构学习的一个夏令营，在其中我们听取了美国当地包括我们当地白熊市的市长明斯达众议院的发言人等等的演讲，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想我们要建更好的路，但要更少的税，我们要更好的社会福利，但要更少的税。我发现很多都是一些政治家的空话，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西方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而带来中产阶级的群体的扩大，民众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同时普选制会不可避免的到来，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并且中产阶级也在迅速的扩大，同时我们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民主实则钱主”的普选制的范式之中？

范勇鹏：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是单单的只讲民主的一面，普选权的基础上要讲什么？**我们讲的是民主与集中，就是在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一个集中的过程，能够通过比如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集中领导的能够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个先锋队的组织，来能够实现国家的集中。**所以就像你问的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堕入到西方的这种选主政治里边？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主和集中的原则，就不会陷入到这种状态。

张维为：**我们的中产阶级中间的佼佼者，是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增长，远远超过国外同龄人的财富的增长，因为你是个大势，而且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才带来你这个成长，所以我相信他们最后不会选择美国这种模式。**

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苏联采用美国模式之后，国家的解体，经济的崩溃，我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褪色，一场又一场的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看到了台湾民主现在是个经典的失败的案例，一个非西方社会或者国家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政治制度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就这两种没有例外。我当时跟福山先生我就说的，我们向美国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的眼光是超越你这个模式的。

范永鹏：我想问一下这位同学，你是在美国读的高中是吧？没有在国内读过？

观众：对，没有。

范永鹏：我有个建议，**我建议你可以读一读我们中国高中的政治教科书，你就不会犯一个历史的常识性的小错误，这里边当然不是这位同学的责任，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的教育体系，它这种意识形态的包装和洗脑。**怎么讲？很常见的一种说法，**中产阶级社会到来会要求普选权会带来民主，但是普选权从哪来的？我相信在国内读过中学的同学都知道，普选权不是来自于中产阶级，而是来自于无产阶级。**

最早是在欧洲19世纪的工人运动提出来的，然后最早明确提出是1848年的革命，然后再巴黎公社之后是苏联最早的建立了普选权的国家之一1918年宪法，当然那个宪法里边刨除了2%到3%的所谓叫反动分子或者叫一小部分非无产阶级的人群，但是到1936年宪法就完全的普选权实现了。

那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它们的普选权是什么时候实现的？知道吧？是到六七十年代，在法律上，而不是实质上，只是在程序上在理论上实现了普选权，所以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的追求，不是中产阶级的追求，普选权一开始就是工人群众所追求的这么一个产物。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我们再来看这边观众的提问，刚才有位朋友举手，对，好。

**如何看待西方人**

**对“一人一票”的迷思**

观众：西方除了一人一票这种制度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张维为：**西方有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智者提出了一个叫做我们中国也翻译成协商民主，但英文是不一样，它叫Deliberative democracy ，我们这个协商民主叫做Consultative democracy，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他这个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是这个问题大家要一起来商量商量，最后变成用中国话讲就是往往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我们是磋商型的协商型的，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下，各方面意见，几层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制最后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做事情。西方它这种类型特别是哈贝马斯老讲这个的，也是一种协商民主。所以我们有些学者搞错了，他以为这个是人家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的，而且做得比他好的多，

范勇鹏：协商民主，我们是从新中国建立就有了，西方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提出来。

张维为：所以有些人也在想办法补救一人一票的不足，也在探索。那么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西方哪一天如果能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一个创新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个民主的国家。那西方它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可以从中国借鉴很多经验，真是这样的。**

范勇鹏：难在就是一人一票或者叫自由民主的这种迷思，这个迷思要打破是非常难的。西方一些国家说自己是一人一票，但实际是不是呢？其实大家想一想，还有一人不到一票，或者一人多于一票，或者一人没有一票的这样的情况都很普遍。

张维为：“一美元一票”。

范勇鹏：对，美国有句谚语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是“一美元一票”。实际上你看美国一些学者在研究这种带不平等代表权的问题，比如你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你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你在参议院的代表权下降了70多倍。学者就认为美国的这种不平等代表权在全世界是排在前两三位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性的因素。那么如果这种价值观的迷思不被打破，西方人不能去实实事求是的来思考自己的政治问题，那么我相信它迈不出这一步。

主持人何婕：谢谢，现场还有那么多观众要提问？来，我们传递一下话筒。

**如何看待**

**香港发生的暴力游行活动**

观众：张教授您好。您是怎么看待在香港发生的暴力游行活动？

张维为：我对香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提出过一个分析框架，就是你看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也好，你看三种力量的关系，资本的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香港的问题实际上跟美国一样的，资本力量影响太大太大太大，而且主要是房地产。**这就造成什么问题呢？香港没法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造成的就是年轻人，除了学金融的学医的，还有几个为数不多专业能够找到工作，其他很难找到工作。住房根本不可能改善，香港住房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把年轻人的这种痛苦、绝望、抱怨，全部有意识地转向中央政府，这是个大的格局。**如果这个格局看清楚的话，你不用太在乎就是这个问题此时此刻怎么处理。这次BBC是没有采访我。**上次占中的时候，BBC采访我的，我说占中失败的概率百分之百。他说为什么？我是这样说的，如果它不损害香港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你去游行占中100年都没有问题，但它会损害香港人民的根本的利益。**你这样的搞下去，多少人的生计会受影响，旅游业的、运输业的、方方面面的会受影响。所以最后我相信多数香港人会站出来，这个运动后边有黑手的会逐步逐步平静下去的。

当然最后就是我们中央政府非常明确的，邓小平30多年前就说过的我们在那儿驻扎了人民解放军，保持香港的稳定。我跟BBC说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香港的经济现在是越来越边缘化了，在经济已经边缘化的时候，还要自我选择在瞎闹，进一步地边缘化，只会损害香港自己的利益，对不对？而且最后这样是玩不下去的。**过去我们讲“一国两制”，我们有些人不自信，觉得它那个制度可能更好。今天非常明确，我这个制度更好更优秀，为人民带来福祉更大。**如果有这一点自信心的话，香港问题可以处理好，可以处理得很好，我们这个国家是经历过风浪的，我们的军队是经历过风浪的，我们的人民经历过风浪，这小菜一碟我跟你说。

主持人何婕：不过您的回答特别理性，我就理解了为什么BBC这次不采访您了。好，说到香港，最后还想说的是希望香港的明天还是越来越美好！

谢谢两位嘉宾，谢谢我们现场所有提问的观众，关于西方民主我们可以思考的内容非常多，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一次启发，未来慢慢慢慢的去寻找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观察和答案！谢谢大家来到现场，让我们下期《这就是中国》再见。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